

普·鲁·塔·克·全·集

道德论丛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IV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LUTARCH




PLUTARCH

普鲁塔克全集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道德论丛 ④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42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论丛：全4册 / (古希腊)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7
（普鲁塔克全集 / 崔文辉主编）
书名原文：PLUTARCH:MORALIA
ISBN 978-7-5534-7925-5

I. ①道… II. ①普… ②席…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4742号

道德论丛（全四卷）

著 者 [古希腊]普鲁塔克
译 者 席代岳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顾学云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54.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7925-5

定价：48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七十一章	论斯多噶学派的自相矛盾	1851
第七十二章	斯多噶学派的言论较之诗人更为荒谬悖理	1893
第七十三章	对斯多噶学派一般概念的驳斥	1897
第七十四章	伊壁鸠鲁不可能过快乐的生活	1945
第七十五章	答复科洛底：为其他哲学家提出辩护	1989
第七十六章	“隐士生活”难道是明智的选择？	2029
第七十七章	会饮篇：清谈之乐	2037
第七十八章	论音乐	2295

附录

普鲁塔克作品目录	2323
英汉译名对照	2341
汉英译名对照	2391
出版后记	2441

第七十一章

论斯多噶学派的自相矛盾

1 我开宗明义提出的主张^①，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要与他的信念完全一致，特别是哲学家的言行更要符合他的理论^②，如同伊司契尼斯(Aeschines)^③所说，演说家的谈话总离不开法律的范畴。这种道理非常明显，哲学家的学说对自己而言就是法律，只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已，至少他们对于所相信的哲理，不能看成表达语文才智的游戏，认为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赞誉，否则怎么值得花费心血去努力学习。

2 我们得知有关政治、统治和被统治阶层以及审判和上诉的案件，季诺(Zeno)因为文字简洁著作不多^④，克里西安斯(Cleanthes)写了不少，克利西波斯(Chrysippus)留下大量资料。然而在他们一生的经历当中，没有投身军事、政治、立法、司法、外交的工作，更没有执干戈以卫社稷^⑤，只是身处异国

-
- ① 斯多噶学派的成员始终强调思想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参阅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7卷40节，西塞罗《论目的》第3卷78节。
 - ② 参阅柏拉图《拉奇斯篇》188C—E。斯多噶哲学家季诺死后接受城邦的颂扬，特别推崇他的言行合一，堪为所有市民的表率；参阅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8卷10—11节。
 - ③ 伊司契尼斯的演说《控诉帖西奉》16节。
 - ④ 希腊主要哲学家有三位名叫季诺，本节所指的是生于西蒂姆的大师，有关他为学立言事迹可以参阅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7卷18节，以及西塞罗《论神的本质》第2卷20节；克利西波斯在对比之下显得冗长啰唆。
 - ⑤ 参阅本书第75章《答复科洛底：为其他哲学家提出辩护》32—33节；同样的言辞用来指控伊壁鸠鲁，当然不会提及市民的消极行为，认为与他们信奉的原则发生抵触。

过着闲暇的生活^①，享有高寿，却将一生的时间用在学院的讲课、写作和散步上面。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保持不变的态度，不愿自己有任何建树，要生活在别人的著作和讲授之中，因为他们要过平静无为的日子，只有如此，才会受到伊壁鸠鲁和海罗尼穆斯的赞誉。

克利西波斯至少在他的著作《我的人生观》（*The Ways of Living*）第四卷，提到身为学者的一生就是过着快乐的生活，我一字不漏引用他的话：“大家都有一种认知，以为哲学家从开始就特别适合过着学者的生活，我却把它看成极大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人所以如此，好像在于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或者要进一步达成某种企图；事实上根据他们的解释，只是生活得更加清闲和容易而已。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见不会加以隐瞒，很多人公开承认，当然保持低调的人也不在少数。”^②

还有谁比克利西波斯、克里西安斯、戴奥吉尼斯（*Diogenes*）、季诺和安蒂佩特（*Antipater*）过的学者生活更为长久？他们放弃自己的国家^③，不是因为发生丧乱和忧患，而是为了要在音乐厅和佐斯特（*Zoster*）度过讲学和清谈的悠闲岁月。亚里斯托克里昂（*Aristocreon*）是克利西波斯的门生和亲戚，他为亡故的老师树立一座青铜雕像，基座上面刻着推崇的对句：

哲人的睿智解除门徒的疑惑，
处理难题有如秋叶遇风而落。

克利西波斯是位齿德皆尊的哲学家，曾经颂扬君王和政治家的叱咤风云，自认学者生涯充满欢乐。

3 很多人踏入政坛以后，无论是担任行政和司法的职位，从事政务和立法的工作，参与惩处和奖励的会议，发现他们的作为竟然与自己的人生

① 如同荷马《奥德赛》第9卷94—97行提到的忘忧草，只要尝过以后始终记得其甜美的滋味。

② 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3卷No.702。克利西波斯《我的人生观》与伊壁鸠鲁的一本作品同名，看来他就是要引起一场论战。

③ 参阅本书第48章《论放逐》14节，这里提到的季诺来自西蒂姆，克里西安斯来自亚索斯，克利西波斯来自索利。巴比伦的戴奥吉尼斯跟随克利西波斯学习，后来又有塔苏斯的季诺，这两位都成为学院派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接班人是塔苏斯的安蒂佩特；看来这些学者都是远道而来的异邦人士。

观，形成矛盾和尖锐的对立；他们暗示城邦的事务，即使充当参议还是法官，一切都要靠抽签决定；从而得知经由选举产生的将领，还有制定法律的克莱昔尼斯、莱克格斯和梭伦，虽然他们立下盖世功勋，仍旧被大家称为坏蛋和傻瓜^①。因为他们只要参与政治的事务，很多地方必须言行不一和反复无常。

4 安蒂佩特在他的著作当中，特别提到克里西安斯与克利西波斯的为人处世，从理想和实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因为季诺和克里西安斯都不愿成为雅典市民，免得伤害到自己国家的感情。如果他们能够坚持原则，那么克利西波斯的归化就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这些事还是不提也罢。不过，等到他们本人和整个生涯远离家园，仅仅为了城邦的名声保留自己的姓氏，看起来实在是过分的矫情和矛盾。这样做岂不是很像某个人离开原配，与另外的妇人同床共枕，让她为自己生下子女，这时还不愿与后者结婚，在于免得做出对不起前妻的事。

5 还有就是克利西波斯在他的《论修辞》(*On Rhetoric*)这篇随笔当中，提到一位智者公开发表演说或是参加政治活动，如同他经过一番考量，认为财富、名声和健康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等于承认斯多噶派的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同时他们的学说陈义过高，完全缺乏实用的效果。

6 再者，季诺的教条提到不要给神明建庙宇，说它没有多大价值也不能算是神圣的地点，这一类的工作对于木匠和泥水工都没有什么好处。斯多噶派的人士经过纠正，对于这件事倒是赞誉备至，他们要到神庙参加神秘的祭典，登上卫城向雅典娜的雕像致敬，将花圈放在神龛的祭坛上面，虽然这些东西都是由工匠的手里制造出来。然而他们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人士向神明献祭^②，却又驳斥祂有能力干预世间的事务，岂不是如同他们在祭坛和神庙进行膜拜，还要抱残守缺否定宗教的存在和庙宇的建造。

① 参阅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3卷 No.324、327 和 599；以及西塞罗《论义务》第3卷 16 节。

② 有关伊壁鸠鲁参加传统的地区宗教仪式，在于指控他的行为不仅自我矛盾还带有伪善的意味；参阅乌西尼尔《伊壁鸠鲁学派残卷》No.13、169 和 386—387。

7 季诺也像柏拉图承认某几种德行的多重性质^①：就是审慎、勇敢、节制、正义，相互之间密不可分却又各具特色；从另一方面来看，彼此可以相互用来定义它的范围，因此他说勇气是对需要忍耐的事物能够审慎，节制是对需要选择的事物能够审慎，审慎则是针对需要执行的事物而言，公正则是对需要分配的事物能够审慎；暗示德行的存在具备单一的性质，还是可以明显看出，运用的时候会与它的目标产生形形色色的关系。

不仅季诺对于这些项目会产生矛盾，克利西波斯亦复如此，因为后者责备亚里斯顿断言德行的守恒，所以会有名目众多只是针对不同的状况，同时又为季诺辩护每种德行是用类似的方式定出它的意义。克里西安斯在他的著作《物理学评注》（*Physical Treatises*）中提到，精力来自火的冲击以及灵魂对于完成应尽的义务变得极其胜任，可以称之为实力或能量，接着还表示很多意见：“每个人具备的实力和能量，与坚持有关就是刚毅，与忍耐有关是勇气，与报酬有关是公正，与选择和避免有关是节制。”

8 有人反对克里西安斯的论点，就说

你没听两造的话就不能判决，^②

季诺站在驳斥的立场，提出下面的辩词：“如果第一位发言者已经证明他所说的话，第二位发言者就不必放在心上，因为问题已经结束；或者他没有提出证明也没有关系。无论他证明所说的话或没有证明，第二位发言者根本无须理会。”在他提出这种辩证的方式以后，他继续写成双刃论法用来反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国家篇》以及驳斥诡辩术，同时吩咐他的门生研究逻辑，认为这是有用的工具，可以发挥同样的成效。无论柏拉图在《国家篇》提出或没有提出证明，季诺使用的两种方法不仅无效且根本没有需要，即使对于诡辩术也不能达成他的目标。

9 克利西波斯认为年轻学生的课目安排，首先是逻辑学，其次是伦理学，接着是物理学，最后才用神学结束求知的过程。他曾经多次提到这件

① 参阅柏拉图《国家篇》第4章427E—435B，以及《法律篇》963C—964B。

② 这是托名为福西利德的伪作，参阅贝尔克《希腊抒情诗集》第2卷93页。

事,《我的人生观》第四卷有详尽的说明,特别不厌其烦引用如下:“首先,应该与古人正确的陈述保持完全一致,论及哲学家沉思的范围不外乎三种,就是逻辑学、伦理学和物理学^①。当然要将逻辑学放在首位,第二是伦理学,第三是物理学;至于神学与物理学的臆测有关,应该列在最后^②。所以这种知识的传授过程才会称之为‘坚信和确认’。”

他说有关神学的问题留在最后,习惯上将伦理学放在前面当作研究的起点,可以明显得知他并没有谈起这方面的事情,像是人生的目标、正义的行为、为善与去恶、婚姻与子女的教育、法律与人民的福祉,除了作为提案者要在城邦敕令的前面,冠上“命运女神”的称呼,还将宙斯、气数、天意和宇宙的状况列举其上,要在单独的权力之下聚集起来,成为唯一和有限的存在;一个人要是没有深入探讨自然哲学的理论,不可能受到说服就会相信这些说辞。

可以听一听他在第三卷对神抱持何种说法:“除了从天神宙斯以及宇宙的本质,不可能发现正义来自其他的肇始和源头,我们只要谈论到善与恶的问题,即使追根究底还是出于同样的开端。”他还在《物理学的命题》(*Physical Propositions*)中提到:“没有比遵从‘自然之道’和宇宙的运行更为适切的方式,接近善与恶的原则、德行或幸福。”还进一步说明:“善与恶的原则必定会与‘自然之道’密不可分,因为两者没有更好的起源或建立更佳的关系,物理学的沉思不能产生别的作用,却有助于分辨善与恶之间的差异。”

然而,根据克利西波斯的意见,物理学的理论是产生在伦理学的“直前或直后”^③,或者可以这样说,要是将物理学放在伦理学的后面,安排的变动会让人感到手足无措,因为没有物理学的理论,所有的部分都无法确实掌握;这种矛盾的现象经常在学者身上见到,他们断言物理学是有关善与恶之类的问题,最早可以运用的原则,教导大家按照次序,问题不能放在原则的前面而是跟在后面。

克利西波斯在《论演说的用途》(*The Use of Discourse*)的随笔当中,提到一

-
- ① 古代的学者通常将哲学思想区分为三种主要内涵,归于柏拉图的首创,参阅西塞罗《学院思想》第1卷19节、阿蒲列乌斯《论柏拉图学派》第1卷3节,以及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3卷56节。
- ② 克利西波斯和季诺的课程次序是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参阅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7卷39—40节。
- ③ 荷马《伊利亚德》第1卷343行,原文有“瞻前顾后”或“承先启后”之意。

个人要把逻辑学当成第一个课目，等于不会放弃其他所有的学门，可以提供良好的机会能够更上层楼。如果任何人谈起这个问题，承认他的主张虽然非常正确，却可以用来证实对他的指控，因为克利西波斯将神学放在最后用来结束整个课程，看来是违背自己的理念，从它将这样的程序称为“坚信和确信”可以证明所言不虚。还有人提到神学应该与逻辑学同时进行，算是最早的课目；事实上这种安排没有任何意义，就所有的论点来看只能算是以偏赅全。要是进一步的考量，就善与恶的原则来说可以将神学当成起点，这样就会与伦理学的研究，收到齐头并进和相得益彰的效果。

10 要是一个问题引起双方的争执，克利西波斯说他并不反对有这种状况的出现，但是他劝我们要特别小心，就像在法庭一样，不是只把讼案提出来就算数，而是想出办法击败对造能言善道的本事。他说道：“这种做法就某些人而言是一种应尽的责任，让他们对所有的事务不要急着做出判断，这样对他们达成所望的目标大有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义务灌输他们需要的知识；因此我们要保持一贯的生活方式，按照原则去教导他们的学生，从开始到结束不断加强他们的信心，摧毁对手所提似是而非的论点。如同我们在法院所坚持的姿态，只要有就会提出辩驳，非要让诉讼获得胜利不可。”

他对这方面说了很多；要人相信有如哲学家会作出反面陈述，如果他同样有这种需要岂不是令人感到无法思议，就像律师为当事人进行的讼案，运用手段追求打赢官司而不是完全诉诸公平正义，在其他的著作当中也有诸如此类的描述^①；他对于内容相反的论点还是说了不少，很多地方可以证明他充满活力和热诚以及竞争的精神，还可以觉察到一点，就是他的见解并非任何人都能拥有。的确如此，斯多噶学派的人士用这种方式，赞誉一个人的精明能干，他们认为喀尼德(Carneades)从来自己没有主张，总是抓住克利西波斯对某个论点的反对意见，拿来广为宣扬，然后厉声疾呼：

^① 像是普鲁塔克列入兰普瑞阿斯《目录》的两部作品，第45号《论问题正反两面的辩驳》(On Arguing Both Sides of a Question)共五卷和第156号《作为倡导者的行动应否及于整体?》(Should One Act as Advocate for Any and All?)，都已逸失，没有流传下来。

力大无穷会让自己丧失性命。^①

有些人不仅怀疑还讨厌克利西波斯的学说，看来他像是提供最有力的武器，好让他们对他发起攻击。因为他的写作主要反对传统的习俗和经验，这是大家感到骄傲和光荣的地方，就是将所有学院派人士主张的论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没有资格与克利西波斯不相信表象的写作方式进行较量。对于讲这种话的人而言，成为无知和自负的明显证据，后来他想站在习俗和感觉一边，所以第二本书没有第一本那样坚持立场，软弱的态度让他难以达到预定的成就。他的内心感到不断的冲突：经常对于对手的意见明确表示不会赞同，同时还要指出他们的过错，还是不愿负起诉讼的责任，然而他对于自己所坚持的原则，作为一个指控者比做一个辩护人更为精明，规劝其他人要提防对手提出的意见，可以作为质疑他们丧失信心的理由，就会更加勤勉地罗织证据，不让他们了解整个案情，比起确认他们已经陷入困境，会对我们的打赢官司愈为有利。

他直截了当表示自己在这方面感到害怕，所以在《我的人生观》第二卷才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不要很冲动或很草率，就向对手提出相反的意见和似是而非的论点，应该非常小心谨慎，免得听众受到他们的吸引不再追究整个案情，不是没有能理解提出的解答，而是他们的信心是如此薄弱，使得他们的认知变得很容易动摇。甚至那些按照习惯行事的人，对于明显的目标和其他依据感官发觉的事物，具有预知的本领很快来到领先的位置，这时墨伽拉人的盘查以及其他更多更有力的讯问，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烦恼和困扰。”因而我向斯多噶学派的人士请教，是否墨伽拉人的质疑，比起克利西波斯的六卷著作，就反对我们的习俗而言，可以发挥更加强而有力的作用，或者这件事应该问问克利西波斯才对。

他在《论演说的用途》一文当中，特别提到墨伽拉人所持的理由：“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司蒂坡(Stilpo)和麦内迪穆斯(Menedemus)的谈论之中^②，虽然他们的

① 荷马《伊利亚德》第6卷407行，这是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罗玛琪对他说的话，劝他不要恃勇而斗。

② 司蒂坡(380—300B.C.)早年在雅典求学，后来创立墨伽拉学院，季诺成为他的门生，参阅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2卷114节；伊里特里亚的麦内迪穆斯(339—265B.C.)是一个政治家，在家乡建立一所学院，因为政见不合，与季诺的门生帕西乌斯成为死对头。

智慧享有很高的名声，发生的争执给他们带来羞辱，认为他们所说部分是诽谤的言辞，其余也不过强词夺理而已^①。”阁下，这些受到你嘲笑的论点，说它充满明显的错误会给它的发言者带来羞辱，为何你还怕那些听到的人会因而转变他们的立场？只是你在写了很多本反对日常习俗的著作，就会给读者带来困扰，何况你还加上一些杜撰之辞，滋长的野心已经超越阿昔西劳斯，难道这不是你期望的目标？当然不会如此，甚至没有运用辩证法的言辞来反对社会的习俗，如同在一场民事诉讼当中，大家的情绪会受到感染，所以他非常激动地宣称，这些对话都是胡说八道，完全在浪费时间。他对自己的矛盾已经不可能否认，因为他在《物理学的命题》有这样的文字：“甚至他们已经有明确的了解，还可能说一些违心之论，这是法律所容许的事，有时即使对双方争执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还是要尽力为当事人辩护。”

然而他在《论演说的用途》当中提到理由如同武器，不要将它的功能用于不适当的目标，接着补充说明：“必须用于追求真理以及有关的事项，不要从事相反的工作，虽然很多人都是背道而驰。”他所指的“很多人”就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参与双方的争辩，获得的概念是任何事情要是易于理解，只有在这种状况之下，才足以让人得知它的真实一面。但是当你在反驳他们的时候，由于了解到传统的习俗，自己所写的东西完全与事实不符，还向其他人士提出保证，要做的事不会有任何改变，甚至对于无益和有害的项目，基于野心勃勃的虚荣，你承认自己恶意运用好辩的才能。

11 他们提到法律规定正确的行为，罪恶的过错明文加以禁止；所以法律不让我们去做卑劣和邪恶的事，至于大家无法做到正人君子，即使加以规定必须如此也无法产生作用。要说一个人无法为善也就不会为恶，这种事又有谁知道？因此他们使得法律本身就有矛盾，规定我们的善事无法奉行，禁止我们的罪孽无法根绝；因为一个人要是无法保持清醒，即使他能节制还是没有用处；一个人要是没有一点见识，即使他并不愚蠢还是毫无帮助；然而他们有这样一种说法，宣布禁止的事项是第一步，禁止是第二步，规定是第三步。譬如他

^① 参阅西塞罗《学院思想》第2卷75节，提到司蒂坡、戴奥多鲁斯和阿勒克西努斯等人的处世之道；戴奥吉尼斯·利久斯《知名哲学家略传》第2卷120节，说是司蒂坡的对话相当“冷漠无情”。

说“不可偷窃”就是指宣布这件事，真正的“不可偷窃”是禁止偷窃和规定不能偷窃。

他们说医生指示门徒进行手术和烧灼伤口，省略像是“在适当的时间运用正确的方式”一般用语；音乐家的演奏乐器或歌唱，不会先讲一些“配合曲调”和“掌握节奏”的话；那也是门徒为什么会因不够专业和失误而受到责骂，他们受到的指示是尽善尽美，然而他们却没有达成要求。同样一位贤明的主人交代他的奴仆一些话或者要做的事，如果没有遵照办理就会遭到惩罚；那么，他指使别人无须去行善或者去做是非不分的事^①，难道这样说还不够清楚？即使那些难以分辨好坏的行为，连智者都会要求一个歹徒做了再说，法律也可能如此，试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阻止他们不要犯错？

再者，他认为冲动是每个人用来说服自己采取行动的理由，这在他的《论法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嫌恶是带有禁止意味的理由，可以用来反对我们的意图；根据他的说法谨慎就是合乎理性的避免。须知智者会将小心翼翼当成禁止的理由，因为见识高明的人才会审慎从事，邪恶之徒通常大胆妄为。要是智者所持的道理是一回事，而法律又是另一回事，他会谨言慎行，不让道理与法律产生冲突，如果法律比起他的道理看起来一无是处，那么他的行事就不受法律的规范，同时也把稳重细密置之度外。

12 克利西波斯曾经说过，邪恶之徒不受礼法的约束万事可为。《我的人生观》第一卷对“善行”有详尽的叙述，还在后面提到实用和满足延伸到善恶难分的事物，要是按照斯多噶学派人士的说法，这种状况已经是没有任何好处可言。那些无恶不作的败类没有忌惮之心，所以他提到：“正人君子不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嫌弃，奸邪小人同样无法让人赞许感激，因为前者的特质是为善，后者的习气是作恶。”为何他所写有关物理学和伦理学的每一本书，从完成的那一刻起都是冗长得令人厌烦，难道会使我们自己、亲戚朋友和后代子孙都感到心满意足？他在《我的人生观》第一卷中谈到“正义”，说是野兽都会爱护它的后代，乐于提供生存的需要，只有鱼类是例外，从卵中孵出以后自行觅食成

^① 斯多噶学派的智者极其自信，认为一个人缺乏慧根就不会有正确的行为，因此他对有些人从不抱任何指望；参阅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3卷 No.548。

长^①。感官要是没有对象就无法发挥感觉的效果，沟通要是没有目标就无法产生心灵的契合，彼此的情投意合在于感官和认知的配合得当^②。

13 这种信念是基本原则所能获得的结果；克利西波斯虽然写了很多反面的题材，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为善去恶不在于比较它的大小，亦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事实上，他在《我的人生观》第三卷讨论与“自然”有关的事物，说道：“如同宙斯将光荣归于自己，要过想要的生活，从而变得更加傲慢，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所以会趾高气扬和大事吹嘘，在于他生活的环境有值得夸耀的地方，须知任何正人君子也没有可以与宙斯相比之处。”

然而他在《我的人生观》第三卷提到^③有关“正义”的问题，就说那些将快乐当成人生目标的人，正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作用，至于将快乐当成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倒是不会如此。下面引用他的话：“或许我们认为快乐是美好的事物而非人生的目标，应该将诚信当成选择的对象，这样就可以保有正义，使得诚信和公正较之快乐带来更美好的人生。”不过，如果只有诚信才算是美好，有人认为谁将快乐视为美好的事物就犯了大错，要是与那些将快乐当成人生目标的人相比，其实这种错误还没有多严重；因为后者要将正义摧毁殆尽而前者是要保存，后者要颠覆人类社会而前者为善意和人性留下施展的空间。

再者，他在随笔当中提到宙斯的“德行在不断地增长”^④，我会置之不理，虽然克利西波斯对于柏拉图和其他人士的攻击，可以说张牙舞爪无所不用其极，我还是不会对他的文字表现出吹毛求疵的模样；等到他禁止赞誉任何符合美德要求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与正确的做法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他才会在随笔当中对宙斯有这样的说法：“虽然符合美德要求的行为都很适切，况且能为大家所接受，其中有些不会引用作为例子，诸如一个人有伸出手指的勇气，对一个即将入

① 参阅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2卷 No.724；西塞罗《论神的本质》第2卷129节。

② 参阅波菲利《论禁绝》第3卷19节。

③ 这段文字和本章第15节维持正义所讲的话，以及本书第73章《对斯多噶学派一般概念的驳斥》25节，克利西波斯主张的论点：都来自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3卷 No.232。

④ 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第3卷 No.226；参阅西塞罗《论目的》第3卷48节；塞尼加《书信集》第74卷28节，对此深表同感。

土的老妇人保持禁欲的决心，某人在说三不能等于四还能耐心聆听。从而了解对别人的赞誉和称颂，可以借着这种例子拿极其乏味又不值一提的事实当成证据。”

他在《我的人生观》第三卷对于神有同样的陈述：“我经过深入的思考，赞誉那些毫无意义的行为，虽然可以安上德行的名目，仍旧让人感到厌恶，像是对一个干瘪即将踏入坟墓的老妇人断了欲念，或是能够忍受蚊虫的叮咬。”他除了宣扬自己的人生观，还能有任何人可以期待？一个人要是颂扬那些一无是处的行为，就会将正确的行为看成枯燥乏味，想要到达更为高贵的程度，那更是连门都没有。忍受蚊虫叮咬与忍受手术刀和烧灼器所需的勇气，或是对一个干瘪老太婆较之于看到美艳的拉伊斯(Lais)和弗里妮(Phryne)^①产生的禁欲，一位重视德行的君子是否称赞后者，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还有就是他在《我的人生观》第二卷对“友谊”作出一番解释，并非所有的差错都可以用来结束友谊，他经常用这些话来说明：“完全视状况而定，很多过失双方根本不予理会，有些或许会引起轻微的指责，还有一些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至于经过判断以后产生情谊完全断绝的状况，算起来究竟还是少数。”他在同一本书中提到，我们与有些人谈起此事觉得极其重要，要是对象不同就会轻描淡写说几句，因为有的人朋友众多，也有人是寥寥无几，其间的变化有宽广的范围，各人的友情也有不同的程度，完全视相互值得信任与否而定。不管他曾经做了些什么，重要的是他要让两者之间维持很大的差异？

在他的书中提到有关诚实的问题，已经表示唯有诚实才是真正的美德：“善行在于抉择，抉择在于认同，认同在于赞许，赞许归于诚实”以及“善行出于感激，感激出于崇高，崇高归于诚实”。这些论点还是与其他的主张发生冲突，因为无论何种善行都受到赞扬，即使对老妇人断绝欲念仍然被人称许不已；或许所有的善行都没有受到尊重，也不会让人感到高兴，那么他说的道理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事实上如果对于不值一提的琐事都赞许不已，还要找出什么理由使得自己的感激和推崇的德行不会让人觉得荒谬？

14 他一生的行事大都如此，等到他的论点与别人发生争执，这时所发表的主张很难避免自我矛盾和反复无常。在他的书中讨论到“劝

① 拉伊斯和弗里妮都是公元前4世纪名声极其响亮的交际花，两位女士各张艳帜从事竞争互不相让。

诚”，就对柏拉图大肆攻讦，说一个人没有见识又不知道如何生活，最好还是不要活在世上，下面一字不改引用他的陈述^①：“这种言论本身充满矛盾完全欠缺说服的能力。首先我要指出，要是有人劝我们去做哲学家要做的事情，给人带来的感觉是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因为他即使能过哲学家的生活，还是无法在经历长久的邪恶和无知以后变得更加明智。”他接着还说了很多，甚至就是邪恶之徒应该继续活下去：“首先，仅仅依靠德行对我们的生计毫无用处，就是恶行也没有道理让我们非要抛弃现在的生活方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克利西波斯无法自圆其说，已经无须从其他的作品中，找出可供对照的资料。然而他在书中引用并且赞赏安蒂塞尼斯（Antisthenes）的话^②，说是一个人在需要知识的时候，还得加上一副用来控制的缰绳，还有特提乌斯（Tyrtaeus）的诗句：

生死悬于一线之间何其狭窄，
苟全性命背弃礼义太不值得。^③

这样看来，歹徒与傻瓜难道更适合于死去而不是活着？有时他还修改狄奥吉尼斯（Theognis）^④的诗，他说：“这位诗人不应该写成：

你缺乏所需之物要赶快逃走；

而是

啊！朋友！你必须逃离邪恶，
纵使从悬崖和深渊向下坠落。”

① 参阅阿尼姆《古代斯多噶学派残卷》No.761。

② 穆拉克《希腊哲学残篇》第2卷《安蒂塞尼斯》292页No.121；有的学者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夕诺庇的戴奥吉尼斯，或为犬儒学派的克拉底。

③ 贝尔克《希腊抒情诗集》第2卷《特提乌斯篇》20页No.14；特提乌斯是公元前7世纪的悲歌体诗人，激励斯巴达人参加第二次梅西尼战争，结果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④ 贝尔克《希腊抒情诗集》第2卷134—135页；墨伽拉的狄奥吉尼斯是公元前6世纪挽诗体诗人。

可以明显看出，他将很多做法写进书中当作自己的人生观，要是别人在著作中有同样的观点，他就将它删除；他已将目标对准柏拉图，说是与其活在罪恶和无知之中，还不如死去更有价值，那他为何还要劝狄奥吉尼斯，为了逃离邪恶不如从悬崖上面纵身跳下？安蒂塞尼斯提到愚蠢的人需要一副用来控制的缰绳，这句话已经受到他的赞扬，然而却责备他另外一句名言，罪恶没有理由可以让我们告别现在的生活方式。

15 他在那本谈论“正义”的书中，虽然要攻击的对象是柏拉图，却在开头就掌握与神有关的议论，特别提到神是不正义的制止者，西法卢斯的过错在于对神的不公正产生畏惧之心^①，只要争辩的项目涉及神的惩罚，非常容易让人感到怀疑，就会产生吸引的魅力和争辩的可能，就会诱导至相反的方向；这与妇女为了不让小孩淘气，就会用鬼怪的故事予以恐吓，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等到有了可以用来贬损柏拉图的言辞，他在其他场合赞誉并且经常引用优里庇德的诗句^②：

神的话标示凡夫俗子的悲哀，
即使加以嘲笑还是痛苦难挨。

同样在《我的人生观》第一卷论及正义，特别提到赫西俄德的名言：

宙斯从上天撒下无穷的灾祸，
瘟疫和饥馑使人类身填沟壑，^③

然而他认定神所以会如此，是为了惩处十恶不赦的歹徒，诚然会有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可以当作一种警告不要犯下同样的错误。

讨论“正义”那一卷书当中，后来还建议大家要将快乐当成美好的事物，而不是人生的目标，就可以保存正义的特性，他为了肯定所持的立场，还讲了下

① 柏拉图《国家篇》330D—331B。

② 瑙克《希腊悲剧残本》之《优里庇德篇》679页 No.991。

③ 赫西俄德《作品与时光》242—243行。